

吉川英治

剑圣宫本武藏

3
风之卷



剑圣宫本武藏

3 风之卷

〔日〕吉川英治 著 王维幸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圣宫本武藏·第1辑/[日]吉川英治著;王维幸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9

(吉川英治作品)

ISBN 978-7-5442-7782-2

I.①剑… II.①吉…②王… III.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6885号

剑圣宫本武藏·第一辑

[日]吉川英治 著

王维幸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黄莉辉 王 雪

装帧设计 金 山 宋 璐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30.75

字 数 772千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782-2

定 价 99.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目
录

风之卷

- | | |
|-----|-------|
| 3 | 枯野见 |
| 22 | 活高手 |
| 35 | 夜道 |
| 44 | 两个小次郎 |
| 63 | 二少爷 |
| 80 | 死路一条 |
| 89 | 慈母悲心 |
| 106 | 锹 |
| 114 | 商人 |
| 128 | 春雪 |
| 140 | 雪响 |
| 158 | 今样六歌仙 |
| 170 | 焚牡丹 |
| 177 | 断弦 |
| 183 | 忧春之人 |
| 194 | 沉香之姿 |

- 206 门
- 224 明日待酒
- 233 必死之地
- 244 一个月亮
- 252 木魂
- 269 离散之雁
- 277 生死一路
- 287 雾风
- 298 菩提一刀
- 311 乳
- 319 蝶与风
- 326 道听途说
- 333 连理枝
- 342 送春谱
- 352 女瀑男瀑

风之卷

枯野见

一

丹波大道的长坂口已经遥遥可望。如白色电光一样透过行道树射入眼睛的，是留在山凹间的残雪。那山脉象征着丹波边境，耸立在京都西北郊。

“点火！”不知谁说了一声。

虽说已是初春，不过今天才正月初九。衣笠寒冷的山风大概把小鸟冻坏了，旷野中的鸟鸣声听起来令人心碎。人们只觉得似乎连鞘中的刀都在嗖嗖地向腰部吹着寒气。

“这火着得可真好。”

“火焰在乱窜，小心点，否则会引起山火的。”

“用不着担心。就算再怎么烧，也烧不到京都。”

在荒野中点起的火噼噼啪啪地燃烧着，把四十多人的脸烤得发烫，长长的火舌甚至要舔向那朝阳。

“热，热！”这下子人们又喊起热来。

“够了。”植田良平阴沉着脸，朝添柴火的人呵斥道。

吵吵嚷嚷间，时间已经过了半刻。

“不久就过卯时了吧？”有人问了一句。

“是吗？”众人不约而同地扬起脸望望太阳。

“卯时下刻马上就到了。”

“怎么回事啊，小师父？”

“应该马上就来了。”

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一种紧张感，众人不由自主地沉默下来，眺望着市郊的大道，屏息凝神，紧张地等待着。

这时，不知何处响起了牛的长嘶。这里曾是皇宫的牛场，又称“乳牛院遗迹”。看来这里至今仍放养牛，太阳一高，四周便弥漫起枯草和牛粪的气息。

“也不知武藏去没去莲台寺野？谁去看一下？莲台寺野离这里只有五町远。”

“去看武藏？”

“对。”

没有一个人敢说去看。大家都在烟霾后沉着脸不作声。

“可是，小师父去莲台寺野前应该会先在这里准备一下，再等会儿看看吧。”

“该不会弄错了吧？”

“昨晚小师父确实是如此交代植田师兄的，不会有错。”

植田良平证实了同门的话：“没错。武藏或许已提前到达约定的地点，但清十郎师父可能想先使敌人急躁，所以故意迟到一会儿。如果我们鲁莽行事，暗助师父，传扬出去，将严重损害吉冈一门的声誉。对手不过是一介浪人，大家少安毋躁。在小师父英姿飒爽地来这儿之前，我们只须像树林一样静观。”

二

这天早晨，从数量上看，这些汇集到乳牛院的人只不过是吉冈门

下的一小部分，但高徒植田良平来了，自称京流十剑的高徒也来了半数，可以说，四条道场的骨干力量几乎都来了。

清十郎前一晚就已吩咐所有门人：一概不许帮忙。虽然所有门人没有将武藏轻视为不值一提的对手，但他们也从未想过师父清十郎会轻易败在他的手下。师父必定会赢——大家都如此认为，只是还抱着“万一”的准备而已。既然已在五条大桥上竖起告示牌，公开宣布今天的比武，那就要大展吉冈一门的威容，顺便还要向世间大肆宣扬一下清十郎的名字。因此，门人们自然都十分卖力，全都汇集到离莲台寺野不远的这片荒原，翘首等待不久后即将经过这里的吉冈清十郎。

可是，也不知清十郎怎么了，始终不见他的身影。众人望望太阳，卯时下一刻眼看就要逼近了。

“奇怪啊。”三十余人不禁嘀咕起来，难以按植田良平训诫的那样保持静观。而看到乳牛院荒原的吉冈门人便错把这里当成比武地点的围观者也不禁议论起来：“怎么回事，这比武究竟——”

“吉冈清十郎在哪儿？”

“还没看到啊。”

“那个什么武藏呢？”

“好像也没有来。”

“那些武士是干什么的？”

“大概是给其中一方帮忙的吧。”

“这算什么事！光是助阵的来了，最关键的武藏和清十郎却都不来。”

人越聚越多，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地朝这里涌来。“还没开始？哪个是武藏？哪个是清十郎？”

人们吵嚷起来。虽然没人敢接近吉冈门下那伙人，可乳牛院荒原的各个角落，无论是茅草丛中还是树枝上，全都挤满了人。

就在这时，城太郎走进人群中。只见他腰佩一柄比身体还长的木

刀，穿着大号稻草履，吧嗒吧嗒地走在干燥的土地上，扬起阵阵灰尘。“没有啊。”他一面东张西望地扫视人群，一面在荒原周围转来转去，“怎么回事？阿通姐不会不知道今天的事……从那以后，她也一次都没去乌丸大人的府邸。”他寻找的倒不是武藏，而是一直担心武藏的胜败、今天肯定会来这里的阿通。

三

女人们即使小指受一点伤，也会吓得脸色苍白，却会对残忍或血腥的事异乎寻常地表现出不同于男人的巨大兴趣。总之，今天的比武让整个京城里的所有眼睛和耳朵都兴奋起来。看热闹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女人，甚至有些女人携手而来。可是在这些人中，城太郎无论怎么找也看不见阿通。

“奇怪。”城太郎都转累了。莫非从在五条大桥分手的那一天起，她就生病了？他胡乱地猜测着，甚至更加大胆地想象起来：那个阿杉老太婆说得倒是好听，可她会不会是欺骗阿通姐，背后有什么阴谋呢？想到这里，城太郎越发不安。这种不安甚至远远超过了对今天比武结果的忧虑。其实，城太郎一点也不担心比武的胜负。

数千个看热闹的人挤满了荒原，等待比武的开始，他们似乎都坚信吉冈清十郎会取胜，只有城太郎一人对武藏坚信不疑：师父必胜！如今，武藏在般若坂力敌宝藏院众枪的飒爽英姿又浮现在他的脑海。师父岂会输掉？就算是所有人一起上……就算把聚集在乳牛院荒原的吉冈门人都算作敌人，他也仍坚信武藏的实力，所以在这方面他倒没什么可担忧的。但阿通没来与其说让他失望，毋宁说让他担心：阿通姐不会出什么事吧？

从五条大桥上分别的时候，阿通曾说如果有空，她也会去乌丸大

人的宅邸，让城太郎拜托那边再住些日子。可是从那以后已经过了八天，无论是正月的头三天，还是正月初七的七草节，阿通一次都没来。出了什么事呢？从两三天前起，城太郎就有些不安，尽管在今天早晨来此之前，他还怀有一丝希望。

城太郎呆呆地望着荒原正中央。围在篝火周围的吉冈众门人被淹没在从远方拥来的数千围观者中，他们仍在虚张声势，但由于清十郎仍未到来，看起来有些萎靡不振。

“奇怪，告示上明明写的是莲台寺野。比武地点是这儿吗？”

只有城太郎忽然怀疑起这一点。正在这时，从他身边拥过的人流中，忽然有人狂妄地喊了起来：“小鬼！喂，喂！往那边走的那个淘气鬼！”

城太郎回头一看，觉得有些面熟。那不是八天前的元旦早晨，在五条大桥畔大笑着嘲讽与朱实说悄悄话的武藏后离去的佐佐木小次郎吗？

四

“什么事啊，大叔？”尽管只见过一次面，城太郎的语气却十分熟络。

小次郎挤到他身边，还没开口说话，便先从头到脚打量起他来，这是他的习惯。“上次在五条大桥见过面吧？”

“大叔你也还记得？”

“你当时是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吧？”

“啊，与阿通姐一起。”

“那个姑娘叫阿通啊。她与武藏有关系？”

“算是吧。”

“是堂兄妹？”

“不是。”

“那是什么？”

“是喜欢。”

“谁喜欢？”

“是阿通姐喜欢我的师父。”

“是恋人啊。”

“不是。”

“这么说，武藏就是你的师父喽？”

“嗯。”这一次，城太郎十分自豪地点点头。

“哈哈，所以今天你也来了？可是清十郎和武藏都还没有露面，看热闹的都很焦急啊。你一定知道武藏在哪里吧？他已经从客栈出来了
吧？”

“不知道，我也正在找他呢。”

这时，身后传来两三个人哗啦哗啦跑过来的脚步声。小次郎鹰一般的眼睛立刻望过去。

“那不是佐佐木先生吗？”

“哦，植田良平。”

“你怎么在这儿？”良平仿佛终于抓到似的一把握住小次郎的手，“你从年底就忽然不回道场了，小师父还以为出事了
呢，天天挂念你。”

“就算其他日子不回去，只要今天来不就行了？”

“是啊。不过，先请到那边一叙。”良平及其他门人客气地将小次郎围起来，簇拥着将他引到他们聚集的荒原中央。

一看到身背太刀的小次郎的华丽装束，围观者的眼睛顿时都睁大了。“武藏，武藏！”“武藏来了。”众人窃窃私语。“哦，他就是宫本武藏。”“唔……看似是个讲究穿戴的人，但看上去并不弱嘛。”

被留在原地的城太郎看到周围的大人们都信以为真，便拼命地纠

正：“错了，错了！武藏先生怎么会是那种人呢？怎么会是歌舞伎少年般的打扮呢？”

不过，就连那些听不到他纠正的围观者观察了一阵子后，似乎也觉得不对劲。“怎么回事？”他们也开始纳闷。

走到荒原中央的小次郎往那里一站，仍用他那一贯的傲慢态度斜视着吉冈门下的四十多人，似乎开始了演说。植田良平之外的御池十郎左卫门、太田黑兵助、南保余一兵卫、小桥藏人等所谓的十剑对他的演说一脸不满，全都愤怒地阴沉着脸，用可怕的眼神瞪着小次郎上下翻飞的嘴唇。

五

佐佐木小次郎对众人说：“武藏和清十郎都还没有来，这可以说是天佑吉冈家。诸位最好各干各的，赶紧回道场。”

光是这些就足以让吉冈的门人们激愤不已，不过小次郎似乎还觉得不够，继续说道：“我的这番话，对清十郎先生来说，当是最大的帮助了。对于吉冈家来说，我就是天降的预言者。我敢断言，一旦动起手，尽管说起来很可怜，但清十郎先生必败，必会因那武藏而丧命。”

一听这话，吉冈的门人怎么能再忍气吞声。植田良平等人面如土色，对小次郎怒目而视。十剑中的御池十郎左卫门终于忍耐不住，还没等小次郎再度开口，便一下冲撞过来。“你说什么？”他说着把右肘抬到两人脸之间。不用说，他摆出这个神速拔刀的架势，自然是想给小次郎点颜色瞧瞧。

小次郎微微一笑，露出酒窝注视着他。小次郎身材高大，就连那酒窝似乎都透着股傲慢的鄙视。

“生气了？”

“当然。”

“那失礼了。”小次郎将话题轻轻岔开，“那我就不帮忙了，只能说一句你们随便了。”

“谁、谁让你来帮忙了？”

“从毛马堤把我迎到四条道场的时候，究竟是谁逢迎取悦于我的？难道不是你们，还有清十郎先生？”

“那只是待客之道而已，你还得寸进尺了！”

“哈哈，算了，就算我在这里与你们蹭出点比武的火花也没用。但事后可别后悔没有听我的预言啊。依照我的亲眼比较，清十郎先生百分之九十九没有胜算。今年正月初一的早晨，我曾在五条大桥畔见过武藏，我当时就觉得清十郎先生不是他的对手。依我看来，你们亲手在桥头竖下的比武告示牌，就像是亲笔写下的吉冈家衰亡的报丧牌。只是当局者总是不自知啊，这或许就是人世的常态吧。”

“住、住口！你是借这场比武来向吉冈家泼冷水的吧？”

“连别人的好意都不能诚心接受，这原本就是霉运之人的劣根性。随你们怎么想。但不用等到明天，过一会儿，就算你们不愿睁开眼睛，恐怕也不得不清醒了。”

“你再说！”穷凶极恶的声音已经带着唾沫星朝小次郎砸了过来。愤怒至极的四十余人，即使只挪动一小步，腾腾的杀气都足以遮云蔽日，将荒原笼罩在一片漆黑中。

可是，小次郎早已料到对方的反应，他迅速躲开，却毫不掩饰自己的血气。若是找上门来打架，奉陪一下也无妨。自己明明是一番好意，竟遭到对方如此怀疑。也许对方还会认为他是想借着今天许多人聚集在这里的机会，把武藏与清十郎比武的人气全都拉拢到自己身上。但就算如此也无所谓，小次郎顿时露出好战的眼神。

六

围观的人看到这种情形，开始骚动起来。这时，一只小猴子穿过人群，滚绣球似的朝荒原中央跳跃而去。在小猴子身前，一名年轻女子也顾不上颜面，连滚带爬地朝里面冲去，正是朱实。吉冈门人与小次郎之间剑拔弩张的氛围被朱实忽然间的大喊消解了。“小次郎先生，小次郎先生，你在哪里？武藏先生在哪里？武藏先生不在吗？”

“啊？”小次郎回过头来。

吉冈一方的植田良平及其他人也都惊讶地咕哝道：“哟，那不是朱实吗？”尽管只是一瞬，可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她和小猴子吸引过去了，心生诧异。

小次郎斥责道：“朱实，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不许来吗？”

“身体是我的。我来有什么不对吗？”

“不行。”说着，小次郎轻轻一推朱实的肩膀，“回去。”

朱实一面喘气，一面使劲摇头拒绝。“不！虽然我受到了你的照顾，但还不是你的女人吧？你凭什么要赶我回去？”

突然，朱实一下子哽住，抽泣起来。男人们狂躁的情绪顿时被这可怜的呜咽泼了一盆冷水，但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朱实随后的话语中透出比任何男人都可怕的愤怒：“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将我绑在念珠店的二楼？是不是我一担心武藏先生，你就憎恨我、折磨我？而且……而且……你还说，今天的比武，武藏一定会被杀。你说你欠吉冈清十郎的情，就算清十郎做不到，你也会助他一臂之力，誓杀武藏不可。你这么说着，把从昨晚哭到天亮的我绑在念珠店的二楼，然后就出去了，不是吗？”

“你疯了，朱实？大庭广众，你胡说什么？”